



镇江濂溪书院考证

□ 王礼刚 卢政 周华锋



周敦颐头像

周敦颐(1017年-1073年),又名周元皓,原名周敦实,字茂叔,北宋道州营道楼田堡(今湖南省道县)人,世称濂溪先生。

周敦颐是北宋五子之一,是宋朝儒家理学的开山鼻祖,文学家、哲学家,著有《周元公集》《爱莲说》《太极图说》《通书》。所提出的无极、太极、阴阳、五行、动静、主静、至诚、无欲、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,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,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。

为了纪念周敦颐,各地建了很多濂溪书院。周敦颐一生为官清廉,所经各地颇有政绩,为政精密不遗,务尽道理。后人所筑濂溪祠、爱莲池、濂溪书院等等,也是对周敦颐的崇拜和学术思想的传播。

位于镇江鹤林寺的濂溪书院

濂溪书院,《至顺镇江志》《光绪丹徒县志》等地方志上均有记载。《至顺镇江志》记载:“濂溪书院,在府治东南定波门内,为屋凡十有七楹。初,书院在鹤林门外黄鹤山下,宋宝祐(1253-1258)中,郡守徐栗建,以奉元斋,以处四方之士。堂三:曰晞贤,曰立善,曰养心。斋二:曰正道,曰和德。亭二:曰爱莲,曰日光弄月……景定五年(1264),始专官府委法曹司其出内。时乡士归郡庵,淮士归淮海书院,此则四方之士萃焉。岁入视淮海不逮,餐钱取之郡第云。归附初,为鹤林寺僧毁殿,并有其地。山长徐苏孙再创于皇祐桥之南。大德九年(1305),廉访分司视学,谓栋宇简陋,非致崇奉之意。命郡学及淮海书院鸠钱置今所。(民许氏故居,东临官街,西抵花山寺。棘篱计深一十七丈,南距邻墙,北至书院地是也。)燕居堂,三间。元公祠,二间,在燕居堂后。祭器,以铜为之。爵四、坫四、豆三、炉二、瓶四。”

《光绪丹徒县志》卷十九记载:“濂溪书院,初在黄鹤山下,宋元周濂溪先生读书处也……宝祐(1253-1258)中,郡守徐栗即其地建书院奉之。有堂三、斋二、亭二,元初并入鹤林寺。山长徐苏孙再创于皇祐桥南。大德九年,廉访使命安置于利涉门(故东北外城西门)内花山下,有元公祠、燕居堂、后祀。明万历年,知县鹿时雍复祠公于鹤林寺西。”

以上两志阐述濂溪书院,是南宋宝祐年间,镇江知府徐栗,按公帑傍鹤林寺建筑,以纪念周敦颐。元初,书院被鹤林寺僧摧毁且兼其地。大德九年(1305),濂溪书院迁至府治东南定波门内。明万历年间,鹿时雍又将濂溪书院复建在鹤林寺西内。濂溪书院于300多年间,虽然几经修葺,几经迁徙,但是,堂、祠、亭形制未变。据记载,濂溪书院开办期间,先后有山长21人。

丹阳历史上的濂溪书院

丹阳濂溪书院是县丞顾信为纪念周敦颐孙周寿山,于明洪武十八年(1385年)创办的,院址在县学的东侧(现西门大街)。成化年间,知县蔡实将书院迁往文圃阁东(现西门外西侧)。清雍正十二年(1734年)总督赵某和巡按高某分别题写了“无极心传”和“首续绝学”题额,悬挂于上。濂溪书院遗址所在的洋宫东侧现为省丹中操场。

光绪丹阳县志载:“濂溪书院,在洋宫左,明洪武十八年,邑宰顾信建,以濂溪裔孙周寿山奉祀。成化间,邑宰蔡实移于文昌阁东。国朝康熙二十年,邑宰吴之彦以裔孙周炜奉祀。雍正十二年,总督赵嗣额题“无极心传”,巡抚高嗣额题“首续绝学”。久废。”又载:“都察院,在洋宫左,明成化己丑,知县蔡实以县东濂溪书院废址改建,巡抚王恕榜曰“都台”。弘治辛酉,巡抚彭礼命知县高谦购邻民贺瓌地,辟园建亭,为退食之所,扁其亭曰“后乐”。今废。俗呼为都察院。”可见,濂溪书院在明成化己丑时移到文昌阁东,老址上建起了都察院,新址上建的濂溪书院到雍正十二年以后渐渐废毁。清代文人姜兆锡有诗《恭颂濂溪书院》:邹峰烟寒几岁年,重教画象吐先天。阶前绿荫王孙草,沼畔香浮君子莲。五岳烟云谁是主,九垓风月独无边。溪名借与庐山麓,到处乡关在眼前。姜兆锡,字上均,别号素清学者。康熙庚午举人。官中书,改蒲圻令,亲老告归。生平究心于性理经学。姜兆锡这一首诗也收录在《曲阿诗踪》中,题为《周濂溪先生》。表达了诗人对周夫子的无比崇敬之情。

清代文人的《瘞鹤铭》情结

□ 徐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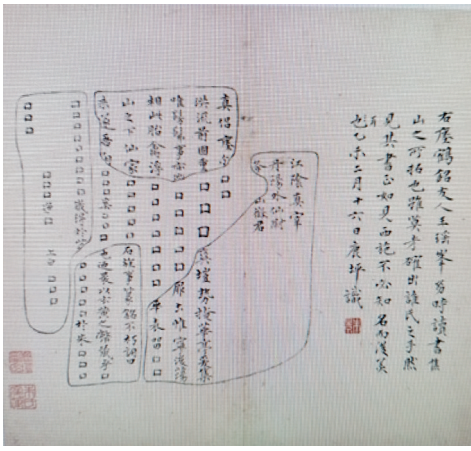
过去在焦山的西侧有一处瘞鹤岩,有名的《瘞鹤铭》就刻在此岩上。由于雷击的缘故,此岩被不断地损毁,塌坠入江中,《瘞鹤铭》石刻亦随之沉入,在江水长年冲刷下,字迹变得残缺不全。除了自然的损坏,人为的因素也破坏了石刻字迹的完整。在宋绍兴年间,就出过一件毁坏《瘞鹤铭》的痛心事。据《云麓漫钞》记载,(赵彦卫)在“绍兴中访日本(《瘞鹤铭》),有使者过,命工凿取之。石头重不可取,只得十许字,又以重不能携,但携一二字去,弃其余,为此碑残缺之由。”到了清代,随着越来越多的书法爱好者加入了《瘞鹤铭》的研究队伍,社会各界对《瘞鹤铭》的关注倍增,不少在镇江任职的官员和来自各地的书法家,出于自己的职守和爱好,不断伸出援手,加大了对《瘞鹤铭》的保护和研究力度,使这一书法瑰宝为更多的天下人闻知,提升了镇江的知名度。

清代地方官对《瘞鹤铭》的保护

清初任职镇江的地方官程康庄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。程康庄,字坦如,号昆仓,武乡人。明代崇祯年间拔贡,康熙年间担任镇江府通判。“在镇江摄大营(京口旗营)理事官,治讼不少偏,民甚赖之。”他不仅是一位管理地方刑狱事务方面的官员,也是一个知名学者,与当时的名人陈大士、罗文止、杨子常等都有交往,诗歌唱酬。清代诗人王士禄在《万岁楼程昆仓别驾招饮》诗中夸他:“参佐风流如谢眺。”他人乡随俗,考察民情,很快与当地文人何雍南、程千一、姜西溟等成了好友。在镇江任职四年期间,他在保存地方文化遗存方面尽心尽力。有一次程康庄和好友张南溟、程苍孚、袁重其到北固山甘露寺山门前,看见寺的门榜上有“天下第一江山”六个大字,为宋淮东路总管延陵吴瑀所书,被书法家董文敏称为“江南第一名榜”。他看到门榜上的六字侵蚀严重,就决定将六个字原样刻到石壁上上去永久保存。他邀请当时在镇江寓居的著名书法家宋射陵,来临摹吴瑀的字迹,保持了原字的特点,达到了“原字双钩,惊鸾之美”的效果,以后又自己掏钱,请刻匠将宋射陵临摹的吴瑀字迹细心地刻到石壁上,才有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“天下第一江山”石刻。

程康庄对焦山《瘞鹤铭》石刻也很关注,摹刻玉烟堂帖《瘞鹤铭》是他做的又一件好事。由于《瘞鹤铭》石刻已塌入大江中,只有冬天枯水的季节才能到达它的位置,看到它露出水面的内容。为了让游人不受季节的影响,随时都能观赏到《瘞鹤铭》的书法绝妙处,程康庄开动脑筋,派人四处寻找《瘞鹤铭》的残本,均没有收获,正在惆怅的时候,有个叫计通客的人给他送来了玉烟堂帖,此帖“从初榻全本仿而刻之,而神情近似”。他看后很高兴,捐出了自己的俸禄,又找来石匠,按照玉烟堂帖上的《瘞鹤铭》字迹重新刻石,让“后世登临之士,得共赏之”。这样任何时候,来焦山的游人可以看到《瘞鹤铭》的字样,“论者谓瘦捷清拔,大字之妙,无过于此,后之览观者,流连反复,相与考其源流,穷其年代。”给书法研究者提供了便利。

清代苏州知府陈鹏年因打捞焦山《瘞鹤铭》残石也在镇江出了名。他曾有一段被软禁在镇江的悲惨经历,这段经历很少有人说得清楚,方志中也缺少相关资料。陈鹏年《重建瘞鹤铭碑记》中说:“余自庚寅十月,再罢郡,羁系京江,足不逾户庭且三年。越壬辰冬,蒙天语昭雪,洞及隆微,禁网始疏。乃间以扁舟,一至山下,寻探崖壁,乃命工人求遗文,出之重渊。自冬徂春,凡阅三月,厥功乃成,是为癸巳二月既望。”记录了他在镇江的经历和打捞《瘞鹤铭》的过程。康熙四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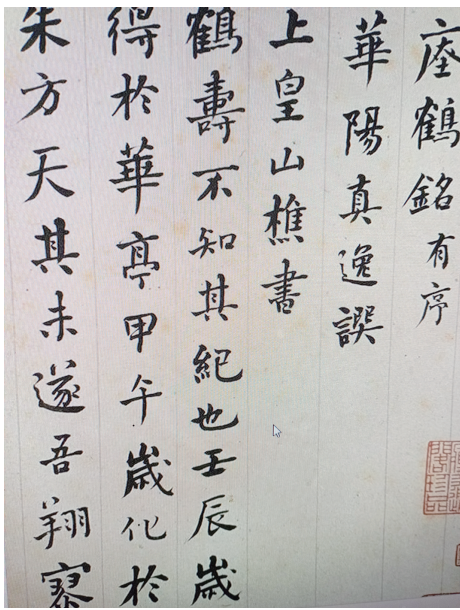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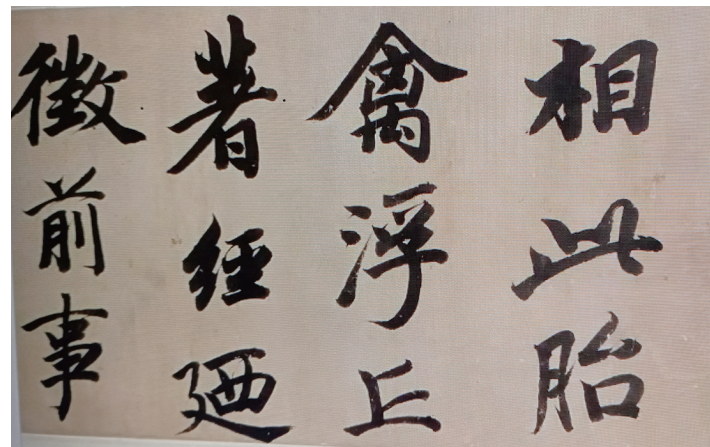


九年(1710)陈鹏年被当时署江宁布政司事的葛礼诬陷,罗织了流言上告朝廷,结果陈鹏年被罢了苏州知府的职务,羁禁在镇江,呆了三年之久。他先是被软禁在月华山附近的城隍庙内,不得行动自由,心情非常苦闷。当时城隍庙内有一个北极阁,里面有一个姓梁的道士和陈鹏年关系特别好,帮他排忧解难,度过了艰难岁月。直到康熙五十一年(1712)解除软禁后,移居到城南的张氏草堂,陈鹏年才恢复了自由。从此来见他的镇江文人多了起来,门庭若市,“求画者踵至,挥汗不倦”。康熙五十一年(1712)冬天,陈鹏年乘舟到焦山,探访了摩崖石刻,有了打捞《瘞鹤铭》残石的打算。他请来了打捞人员,花费了三个月的工夫,最终打捞起了《瘞鹤铭》五块断石,对石刻进行清理剔垢后,得铭文完整字八十一,残缺字十二,计九十三字,并按前人考证的摩崖石刻行次排列,在焦山定慧寺伽蓝殿南面建亭以保护。后来人们依据陈鹏年打捞《瘞鹤铭》残石的时间,将康熙五十二年(1713)之前的拓本称为水前本,之后的称为水后本。

陈鹏年还请他的好友祝荔亭帮忙,收集考证古代有关《瘞鹤铭》的材料。“祝子荔亭,京江佳士也。家富藏书,琴尊罗列,几砚精良。其所居地最佳,面山而背江,因筑小楼为习静之所,颜曰见山。”祝荔亭曾在两淮盐运司内做个小官,一直没有得到重用,他的上司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在他离官后,才知道放走了一个才子,十分懊悔。以后他到镇江来,亲自到祝府拜访,结识为好朋友。祝荔亭把自己画的一幅《老渔图》拿出来请卢见曾观赏,卢见曾很高兴,挥笔在画上题了“披图重认旧同官,白眼名流谢过难。烟月一竿纶在手,而今真作老渔看”的诗。祝荔亭的人缘很好,见山楼中经常文人聚集,清代名诗人沈德潜就在见山楼中住过不少日子,编成了《古诗源》。陈鹏年在焦山打捞上来《瘞鹤铭》的残石后,见残石字迹模糊,需要逐一辨认并加以考证,于是陈鹏年想到了请祝荔亭帮忙,他接受任务后,多方收集相关文献,仔细考证残存文字,下了不少功夫,最后编成了《瘞鹤铭考》;为了给研究者和观赏《瘞鹤铭》提供方便,祝荔亭又画了《观碑图》。此图绘成后,许多文人赶来庆祝,诗人鲍皋等还应邀在图上题诗,风靡了京口文坛。

清代书法家对《瘞鹤铭》的研究

虽然清代初时《瘞鹤铭》已经残缺不全,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书法家对它的喜好,随着各种拓本的流行,对此铭的研究更加热烈。清代书法家翁方纲赞扬此铭“寥寥乎十字之仅存,而兼贻上下数千年之字学”。在书法爱好者的眼中,《瘞鹤铭》兼含隶意,以雄浑峻拔的北碑意趣强调形体,参差错落而又生动奇趣。结体舒展,笔法圆通。一代文宗阮元对《瘞鹤铭》曾赞美有加,亲自为《瘞鹤铭》残片大字整理编号。嘉庆十八年(1813)春,阮元在焦山设立“焦山书馆”,就以《瘞鹤铭》“相、此、胎、禽”等74字编号,并将其所指的宋、元《镇江志》编为“相字第一号”和“相字第二号”。对于《瘞鹤铭》书法艺术,阮元评价说:“短笺长卷,意态挥洒,则帖擅其长;界



格方严,书法深刻,则神据其胜。”

镇江大书法家王文治,字禹卿,号梦楼。曾掌教杭州崇文书院。他的书法与翁方纲、刘墉、梁同济齐名,并称“翁刘梁王”四大家。他对《瘞鹤铭》也是十分神往。在60岁那年,他正好赶上“花神节”赴焦山自然庵中赏梅,专门作了《快雨堂临书》以记盛。此卷开篇临《乐毅论》,后书《洛神赋》《瘞鹤铭》,他在书后谈了自己的感悟,认为宋代书法家黄庭坚评价“大字无过瘞鹤铭”极有见地,《瘞鹤铭》为焦山名胜。王文治在焦山“观此千古名迹后,方悟黄字多从此中来”,认为《瘞鹤铭》对黄庭坚的书法影响是很大的。

晚清以后,随着碑学的兴盛,《瘞鹤铭》更是受到书法家的青睐,明显受此碑影响的书法家有高凤翰、郑板桥、何绍基、赵之谦、沈曾植、曾熙、李瑞清等。最能体现郑板桥书法艺术特点的是被称为“六分半书”的作品。他的书法是“书法《瘞鹤铭》而兼黄鲁直,合其意为分书”,说明了郑板桥的“六分半书”与《瘞鹤铭》的内在关系。雍正十三年(1735)郑板桥曾读书于焦山,常游于山中的古松、翠竹、峭壁间。当时焦山西侧的沿江一带,全为峭岩陡壁,其间有宋元明历代游客的题名,题诗刻石,琳琅满目,美不胜收。山中的《瘞鹤铭》更使郑板桥如醉如痴,为之颠倒。他的“六分半书”隶楷结合,正是从《瘞鹤铭》中得到了启示,吸取了营养。清人蒋士铨曾写绝句说:“未识顽仙郑板桥,其人非佛亦非妖,晚摹瘞鹤兼山谷,别辟临池路一条。”

道光十二年(1832)秋,清代文人何绍基回京应试,时十八省贡生以朝考云集京师,一时文游极盛。考试结束后,他沿着运河南下,行至镇江焦山,冒着雪手拓《瘞鹤铭》。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仍藏有何绍基旧藏的拓本。同治元年(1862)春,海琴宴请何绍基于所建篆石亭,何绍基为其作《瘞鹤铭集联》:“留得铭词篆山石,相于仙伯集江亭”,并再次临摹了《瘞鹤铭》。何绍基,道光十六年(1836)进士,晚清诗人、画家、书法家。字子贞,号东洲,别号东洲居士。咸丰年间出任四川学政。历主山东沂源、长沙城南书院。通经史,精小学金石碑版。何绍基的书法成就就很高,各体书法熔铸古今,自成一派。他的楷书取颜字结构的宽博而无疏阔之气,兼容北朝碑刻以及欧阳询、欧阳通书法险峻茂密的特点,所书《瘞鹤铭》石鼓歌合碑》就是其书法代表作之一。

清代书法家曾熙则选择《瘞鹤铭》作为楷书的主攻方向,他认为《瘞鹤铭》笔法和右军笔法是参通的:“唐太宗评书,称王右军笔法,势似欹而反正,惟此石足以当之。”曾熙说:“《瘞鹤铭》如画家画松,各有奇骨耳”。在曾熙的传世楷书中,最多的就是以《瘞鹤铭》风格面貌为基底的作品。作为清末民初的海派领军书家,曾熙堪称“碑学运动”的得力践行者,其楷书得《张黑女》《瘞鹤铭》之神髓,形成了圆秀雍藉、气势生动的典型风格。他还珍藏有《瘞鹤铭》的水后拓本。书法家康有为也对《瘞鹤铭》评价很高,他说:“楷书之传世者,不啻千件充栋。但大字之妙,莫过于《瘞鹤铭》。”他在《瘞鹤铭》“刘文清旧藏本”跋中说:“大字之妙莫过于《瘞鹤铭》,因其魄力雄健,如龙奔江海,虎震山岳,历代书家之临此者,惟东坡得其神,山谷得其形,外此不足道也!”

道是母爱 最无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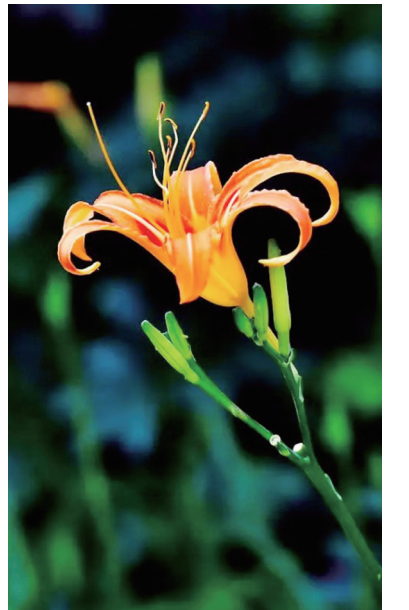
□ 钱续坤

在书写母爱这一题材的古诗词中,最为知名的当属唐代孟郊的《游子吟》: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此诗采用白描的手法,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缝衣场景,凸显并歌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。此诗情感真挚自然,虽无藻绘雕饰,然而清新流畅,淳朴素淡的语言中蕴含着浓郁醇美的诗味,千百年来广为传颂。

同样是写母亲缝衣,清代蒋士铨的《岁末到家》却另辟蹊径:“爱子心无尽,归家喜及辰。寒衣针线密,家信墨痕新。见面怜清瘦,呼儿问苦辛。低徊愧人子,不敢怨风尘。”此诗细致地描写过年时游子回家所见的场景,诗中着意表现的母亲之情,并没有停留在单纯、抽象地叙写上,而是借助赶制棉衣、语言行为和心里活动等,使之具体化、形象化,不仅使得画面寻常朴实,细节生动感人,而且将舐犊之情跃然于诗中,读来让人无不泪目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则喜欢采用借喻的方式来赞颂母爱的伟大,其《慈乌夜啼》诗云:“慈乌失其母,哑哑吐哀音。昼夜不飞去,经年守故林。夜夜夜半啼,闻者为沾襟。声中如告诉,未尽反哺心……”慈乌是较小的一种乌鸦,有母慈子孝的美德,诗中用大量笔墨刻画慈乌“失其母,夜半啼”的情状,意在倾诉“母慈重”,而自己“未反哺心”的无负愧恨和哀伤。其《燕诗示刘叟》诗云:“梁上有双燕,翩翩雄与雌。衔泥两椽间,一巢生四儿。四儿日长大,索食声孜孜。青虫不易捕,黄口无饱期。嘴爪虽欲斂,心力不知疲。须臾十来往,犹恐巢中饥。辛勤三十日,母瘦雏渐肥。”这首借慈燕喻母,把母亲抚养子女的不易、艰辛和无私娓娓道来,同时借双燕的遭遇劝诫那些不顾父母痛苦而独自远走高飞的人们,并且强调:想要子女对自己尽孝,自己就应先带头对父母尽孝。

说到对父母尽孝,清代的黄景仁



和元代的与恭更是感触良深。黄景仁《别老母》诗云:“寥帷拜母河梁去,白发愁看泪眼枯。惨惨柴门风雪夜,此时有子不如无。”写的是诗人即将去河梁,与母亲告别,看到母亲白发愁容,欲哭无泪的样子,想起风雪之夜,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,心生万千感慨;尤其是最后一句“此时有子不如无”,道出了子女内心的无奈和心酸,这不由让人想起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的古训来。与恭的《思母》诗曰:“霜凋芦花泪沾衣,白头无复倚柴扉。去年五月黄梅雨,曾典袈裟染米归。”便是告诫作为儿女的要及时尽孝,千万别等到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时追悔莫及。

“新来特特更门地。都收拾、山和水。看明年、事事都如意。迎福、俱来至。莫管明朝添一岁。尽同向、尊前沈醉。且唱迎春乐,祝慈母、千秋岁。”宋代杨无咎的这首《迎春乐》表达了对母亲的美好祝愿,在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,祝天下的母亲们健康平安幸福。

